

我家门口有“世遗”



泉州海丝唐卡长卷重现刺桐古港“涨海声中万国商”的繁荣景象(王柏峰/摄)

■洪泓

“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有相逢”，浩若烟海的历史如椽巨笔就在重要时空节点书写着宋元泉州激荡人心的海上传奇。话说泉州是2021年7月25日申遗成功的，但它闻名于世已经有千百年了。风从海上来，站在晋江出海口的刺桐港期待着“风顺既顺，一日千里”牵星过大洋，乘风破浪勇闯海外新世界。“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从刺桐港出发载着丝帛和瓷器经南海诸岛、印度尖端的锡兰，而后一路高歌进入红海和波斯湾，究竟有多少刺桐商人远涉“南洋”和“西洋”，我们今天已无从统计。季风吹拂，全仗风势又迎来不同国家好奇的眼光以及满载而归的蕃舶到达梦中的目的地——刺桐港。“刺桐港是世界最大的港口之一，甚至可以说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港口。”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曾这样描述元代的泉州。这里为东方枢纽港口，梯航万国、竞渡千帆，贸迁四海，相继而来，不间于岁。在旅行者的眼中刺桐港已成为一个令人惊叹的存在。“十洲文化”在这里交融东西多元共生，是东西方各民族对话之路，也是沟通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通道，构筑成一条绵密的東西商品经济的交换网络。世界文明的诸多果实，它的开枝散叶，它的繁花似锦，都指向这一方热土——宋元泉州。

“苍官影里三洲路，涨海声中万国商。”此诗为北宋太师、官至宰相的李昉所书，描写泉州南门外有三个小洲渚，名叫桥尾、外洲、蔡公洲，桨声阵阵，帆影幢幢，江水弥漫，一派芳草，古代泉州十景之一，俗称“三洲芳草”情景。天空晴朗，万里无云。这里的航行者向海而生，早已深谙以商为业，本想出海看看，却不承想看遍了全世界。在全球化下他们跑全

球卖全球，妥妥地用一艘艘海船划出大大的商贸朋友圈，一个个码头拼接出中古时代东方的第一大港，逐渐成为全球贸易中心，书写着叱咤风云的不朽海上传奇。一方水土铸就一方性格，于未知中求生存。“行船跑马三分命”，大海既塑造了刺桐商人务实耐劳、勇于冒险的性格特质和一种向外闯荡的模式，又赋予了泉州人对于人生“尽人事、听天命”的豁达态度。回顾过去，重新发掘它的价值观，我们常常会为我们祖先的成就感到无比自豪。宋元泉州总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一个深深的烙印。文字无以描述，一直流落在时光的文献里。苏轼也称：“福建一路，以海商为业。”给老百姓带来福祉的舟船是海洋文明的载体，泉州人也擅于以此为媒建立起广阔的贸易与移民网络与世界接轨，丰厚的利润又大大刺激着与世界经贸活动频繁交流，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国际贸易而且没有中间商，至此从这里源源不断的中国制造驶向世界各地，渐渐形成一部阅读世界海洋贸易的教科书。

“泉，七闽之都会也。番货文物、异宝珍玩之所渊藪，殊方别域，富商巨贾之所窟宅，号为天下最。”元代著名学者吴澄在《送姜曼卿赴泉州路录事序》中对当时刺桐港的盛况作了精彩描述。“号为天下最”说明泉州在全国海外贸易中居于领先地位。这里的先民与海洋结下不解之缘，海洋心胸锻造出海洋性格，讨海人习惯以海为生的舟船当车马生活，把船桨当作马鞭来使，所以擅长使船只自由出入风波里。

“秋来海有幽都雁，船到城添外国人”，一年两次的东南季风的顺风相送为“蕃商”们提供了海上贸易的先天优势，空前畅通的海上丝绸之路也让独享殊荣的刺桐港进入了最繁盛的时期，被后人

称为“天下之货仓”，古港发端于南朝、兴于唐、繁荣于宋元，我们借助历代文人和西方旅行家在著述、游记中对当年盛况的不吝描述，可以窥见古港的富贵与奢华。从摩洛哥来的伊本·白图泰点赞他所热爱的美丽的街巷；远航的汪大渊却总是念念不忘刺桐城里的故土人情。这里遗迹众多令人神往，这里以丝、瓷、茶为大宗……随丝路贸易而来的东西方文明的交流对话在古城、在城南聚宝街润物细无声地用爱进行着。城南商圈凝聚一城繁华之精粹，见证宋元泉州之变迁。信步其间，井市相连客似云来，中西风情共生，中外资源聚集横亘此地，往来舟车辐辏、舳舻相接凝聚无数价值符号，“交子铺”前喧嚷聚拢而来，就连世界各地的神明也不约而同地一起漂洋过海，在这里相遇、相处、相安无事，落地生根。奇珍异宝、货品琳琅掩映生辉让人眼花缭乱，夜阑灯火上，车马涌城南，夜色再披华裳，潮流夜市多样业态分时段绽放无缝连接，二十四小时不夜城精彩舞动不熄。

我家门口有“世遗”。这里习俗纷繁，贯穿四季，热闹非凡，袅袅袅袅翻腾涌动，浓烈逼人，形形色色的人，各式各样的货，各自追逐的梦想，汇聚在一起构成一幅又一幅的独具特色又七彩斑斓、相映成趣的生活画卷。泓泓柔波处婀娜生姿叫人不忍眨眼惊叹连连。青龙巷与聚宝街互为犄角，金融机构票行汇集于此，匹配高效鼎足而立。草市里灯光下晕染出胡贾“踵至如委”，分享灯火微醺江月沁水。在这狭小的车桥澳上摩肩接踵与车桥市下流水广载迤迤小舟穿行而过，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繁荣难以想象，令人思绪纷飞，想到了一个词叫“非富即贵”！

我的祖父

■林秋蓉

仿佛我一出生，我的祖父就已经那么老了。

祖父是退休教师，有着魁梧挺拔的身躯，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其实他严厉得很，我从未见他笑过。或许他只是对我严厉吧，在童年时期的我有限的理解能力范围里，将这种严厉诠释为：凶。

他在夏天总是穿着短袖白衬衣，冷天时则爱穿深色的中山装，表袋里永远别着一块老旧的怀表。永远的后背头，每次要去菜市场购置日常所需，或是每天早上要去离家不远的豆腐作坊打一桶豆浆，都得在天井旁的洗脸盆架上端那一小方镜子前，认真审视自己的形象后，不紧不慢地拿起搁在镜子下方肥皂盒里的那把泛白破裂的木梳，蘸些清水，给花白的头发和眉毛理走向；有时还得给已踩在脚下的皮鞋仔仔细细地擦鞋油，直到鞋面锃亮如新，尽管它已补过多次。这样一番拾掇后，终于要出门的祖父迎面就碰上我的祖母肩扛锄头归来。

每每遇到这个桥段，祖母总是不厌其烦地念叨：“老头啊老头，我都田里做事半晌，你还磨蹭着没打扮完？”在祖母面前，祖父像只高傲的鹅，面对这一通习以为常的“数落”颇不以为然，反背着手慢条斯理地出门去。

空荡荡的古厝大厅里，红色的地板砖总是干净得发亮，每块裂痕斑斑的清水红砖都见证了那个时代的变迁。

那时候我大概在上幼儿园，大厅的墙壁一侧挂着的小黑板上，四条线拼音格规整地写着：a、o、e、i。祖父在黑板前目光如炬，手握一根长短适中的竹竿敲着黑板，而坐在他跟前不远处竹凳上的我，一门心思全在他房间那几个上了锁的木箱里——一摞摞的小人书。不知道是听哪个邻居大孩子讲的，在祖父房间里的其中一本小人书里看到一句咒语：敲敲地球，跺跺脚。只要念上这咒语就能遁入地下王国，坐拥无尽宝藏。拥有神奇的力量，当然是小孩子好逸恶劳的天性。不认真学习的结果，只能是换来祖父的一顿胖揍。

我至今难忘祖父对我的惩罚方式。幼小的我挺直腰板站在一块体无完肤的红砖上，手臂平伸，拳头攥紧，祖父拿着那根称手的竹竿，敲打我的十个拳峰，每敲打一个拳峰，就语重心长地责问一次：“以后要不要认真？”但他永远听不到倔强的我承认错误，因为我认为被钉在板凳上学习a、o、e实在无趣极了，还不如看小人书学习咒语去寻宝有意思。祖孙二人互不让步，这样的僵局大多数时候得到夜幕低垂时才被打破，母亲打工下班回到家，帮我解了围，我才逃出“魔掌”。

祖父常在收获庄稼的季节，在我稚嫩的心田根植一行又一行永不褪色的金句，如：“勤劳播种，才能收获累累”“有志者事竟成”……

每回试卷需家长签字，试卷的眉头之上都是祖父方正平稳的楷书：老林阅过，望多督促。

岁月如流，祖父已乘风仙游多年。每每凝视墙上的照片，那落在我生命里的严厉目光，仍鞭策着我辛勤耕耘，莫问收获。

